

輯二

## 值班室的床



「還有沒有歪歪有問題要反映？」會議室裡一片沉默，空氣凝滯的幾秒，幾乎像是過了幾個小時。我手捧著壽司餐盒，抿著雙唇用力吸食空掉的鋁箔包紅茶，試圖發出一些聲響化解尷尬，同時也揣想著這群默不作聲的學弟妹，究竟是早早被醫院徹底馴化而真沒有問題，或者如同當年的我，只是獨自含著滿腹的牢騷，敢怒不敢言？

被喚作歪歪，但他們可都是領有執照的現役醫師——醫學系近年改為六年制，剔除了過去負責輪值醫院各處打雜，被戲稱「intern dog」的第七年級實習，畢業以後，逕銜接兩年的不分科訓練（post-graduate year, PGY）。於是見習一結束、醫師國考放榜後不消幾天，披著醫師外殼的醫學生們被迫趕著上架，也不管書念得如何、考試高分與否，一覺醒來，人手一支隨時會響起的公務機，聽

電話那頭的護理師敲響病情驟變的警鈴：電話中，每一句話的背後，都可能是一連串垂危性命。莫怪乎每一年，PGY甫上工的八月被戲稱是醫院的鬼月。而初次值班時，病人狀況一有波折，負責治療的PGY便四處「求救」，自然是被醫院裡的眾人，喚作歪歪了。

不分科訓練作為醫學生到當醫生的過渡，美其名「訓練」，實則在醫院弱肉強食的權力金字塔落入食物鏈的底層。歪歪上班，多是逡巡於各個病房，擔綱把屎把尿一類雜務——戴起薄薄的手套清理並觸碰穢物，更換到期的鼻胃管導尿管；打開肛門上方感染、發臭的傷口，用棉枝拭去邊旁的尿液，再置入沾滿食鹽水的無菌紗布。最菜的歪歪們，被分配到最多、最密集的夜班，只能夜以繼日地，一遍遍重複著醫院最無腦、最費事，卻又馬虎不得的基礎照護。

每換到新的月份，歪歪會輪替到新的科別，從頭學起幾套流程十種技術百種藥物，幾乎等同將前些科別積攢的知識、技能砍掉重練。他們在白天跟沒看過的刀，在夜晚處理不熟悉的病，不時小錯，不消說會成為主治醫師的出氣筒，或刀房破口大罵，或診間酸言酸語；亦經常是資深護理師們用餐時候，訕笑、嘲弄的話題。

這些主治醫師，也都是曾經的 intern 或者歪歪，生疏地撕扯著紗布、3M 膠帶，也曾經連抽血的血管都找不到，持腹腔鏡的雙手因緊張而不停顫抖。也許偶爾幾個值班的夜晚，他們在床上半夢半醒之時，依稀在朦朧的黑暗中，看見自己的第一次值班，接到電話幾乎是從床上飛彈起身子，或又一次輪到全新的科別，兢兢業業看著不熟悉的病歷詞彙、開著沒開過的醫囑，最後索性雙手一攤、call out 求援，忍著前輩的辱罵如飛沫當庭噴濺。

座談會解散，終究再沒有歪歪反映任何問題。也許時移境遷，如今的歪歪已是受《勞基法》保障的勞工，醫院內的申訴管道亦較之以往暢通，職場上近乎霸凌式的羞辱、責難已不多見。也許歪歪們仍像過往的我們一樣，日日操練陌生的技術，暗自積攢滿腹的苦水，但還夢想著明天會更好，有朝一日能同前輩們一般，披掛長袍、英姿颯爽，成為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未來既然不是夢，那再怎麼樣也得咬著牙，站在最底層蹲好馬步，一肩挑起巨大而沉重的醫療王國。

只希望當這些歪歪們最終總算歪打正著，升上主治醫師時，可別就主客易位、扮起黑臉，叨念起底下新一代的歪歪們了。

## 值班室的床

值班室的床、失眠的值班醫師。

座落在護理站深處、病房與病房的通道間，值班室是醫院裡、病房外，少數有床的地方。值班室大多設在整層樓的中央，一打開門，就能直通面向病房的護理站。而連接值班室、護理站的甬道，滿載強心劑、升壓藥的急救車恆常停駐，確保維繫生命的藥品，與每床病人的距離均等。

日復一日，值班室的床，會在下班時間換上乾淨的床單。是日值班的醫師，忙完白天的工作，就能蜷起身軀，連同積攢一天的心事、疲憊，遁入值班室。以同等的距離，守著今夜的病房。

每個值班的夜晚，我在溢著洗衣精香氣的，乾淨、柔軟的床單躺下，總是懷疑值班的醫師，是否同床單一般，可以在規律的回收、清洗後，以接近嶄新

的模樣，若無其事地歸位？

如果可以，值班室或許就是醫院裡，某種提供回收作用的空間了——門外的廁所裝設盥洗設備（因無暇使用而顯得整齊），床上疊放天天更換的被褥（經常整夜豆腐狀方正地疊於床褥）。有些醫院，還定期在值班室的桌上，補給飲料食糧（總有開封過的寶特瓶或泡麵碗，散落在桌上、地上）。日復一日，值班醫師穿著相似的藍色值班服，以相似的疲態，在相似的凌晨時分回到值班室的床。然後闔眼、躺下，完成一日的回收、歸位。

然而，值班的夜晚並不總能順利入夢。

17:00 下班時間一到，無論吃食、如廁、眠睡，值班醫師的公務機皆可能響起，須隨時 on call。曾聽學長說過，值了幾年班，很快會形成難睡易醒的體質：病房內，各式菌株和診斷羅列紛呈、環伺周匝。疾病與治療的熱烈拉鋸，始終不因下班、日落而停火。曾見過嚴重肺炎的病人，隨著感染惡化，失去定向感、陷入譫妄。近午夜，他們的記憶遭到無聲竊取，遺忘了自身的名姓、住院的緣由，也認不得日夜照顧他的親人、看護。熄了燈的值班室裡徒留寂靜，裹進被窩，你就能清晰地聽聞值班室以外，幾道牆後方的他們，對撫養數十載的兒女，

吐出來雜中、日、台語的猙獰髒話，滿滿的脅迫與恫嚇。此時，本因衰老而萎靡的四肢，竟張牙舞爪地掙脫約束帶、拔除上下管路——在生與死、夢與醒的交界，記憶錯置、時光倒流，人的靈魂彷彿能悄然鑽入時空的狹縫，逃離肉身的桎梏，重返年輕的時光。值班的醫師，只得從值班室的床上起身，來到病床，安撫家屬、評估病情，然後看向迷途於痛苦的靈魂，開立一錠安眠藥、施打一劑鎮靜處方。

抑或是值外科班的夜晚，你能在值班室裡，遇見值班的外科主治。甫開完整日的手術，他披著沾滿汗漬、血漬的刀房服，躺上床，先是滑了幾分鐘手機，才無限憊懶地起身，緩緩嚼著近乎餿掉的午餐便當。扒沒幾口，公務機響，一台腸缺血的急刀麻醉完成，要他即刻趕赴。中間數小時，吃了一半的便當兀自晾在值班室的桌上，散發陣陣腐臭氣味。直到十一點多，沉重的腳步聲趨近，飯菜再次放入微波爐。等待的空檔，隔著值班室半掩的門扉，聽見 JZB 的通話鈴聲：「你先哄兒子睡。等等看過術後病人，會儘快下班回家。」

少數時候，病房也會傳出儀器的警示聲響——休克、高燒、哮喘、癲癇、昏迷……我快速翻閱《住院醫師鐵則》羅列的各項主訴應急處理，將急救車推

向面色白澹、雙眼上吊的病人。確認喉結旁的頸動脈佚失脈搏，撥出緊急廣播碼「999」，呼叫全院急救。魚貫而入的醫療人員，盤踞病人四周，各自在急救的崗位上就定：總值醫師緊盯心率的變化發號施令；麻醉醫師盤踞床頭執行氣管插管；呼吸治療師操弄呼吸器施以人工通氣；護理師固定靜脈管路注入腎上腺素。而嚇傻了的實習醫師，呆站床沿，惶惶顛顛，成了名副其實的路障。待到學長下令，才曉得跳上病床壓胸，或硬是在狹仄的病室中，擠到病人大腿旁，試圖從他身上，抽取能一窺疾病真相的動脈血。給藥的號令、電擊的聲響、點滴輸血升壓劑鼻胃尿管尿管等諸種維生處置，剎那間充填了闕寂的病房，打響了驟停的心跳。那一刻，值班醫護的出現，即是病人與家屬唯一的祈禱。

可更多時候，死生有命。值班醫師也只能利用病房裡外奔波的空檔，替自身與病人的命運，在心中，作無聲禱告。

曾在某個值班的週六，同時接獲好幾床病人，傳出病情危急的通報。甫開完十一樓新病人的入院醫囑，正盤點藥物與檢查，又接到急call、奔赴九樓，替胸口劇痛、疑似心肌梗塞的病人抽血、心電圖、掃超音波。一面卻仍掛念，剛放完中央靜脈導管，正以強心針、升壓劑，作最後拚搏的另一床：心跳、血壓

回來了嗎？ICU的床位排到了嗎？家屬下定決心，安排插管、急刀了嗎？

爾或白天治療的病人，入夜後未見好轉，反倒急遽惡化。「倘若當時早點給藥，病人是否就能免去轉送加護病房的命運？」「○○○○床死亡，是我當時少做了哪些檢查？少做什麼處置？少想到哪些診斷？」對自身處置的質難、念想，如潮水漫漶，一字一句，在病情驟變的時刻，似無止盡地灌入腦海。值班的醫師，兀自於罪咎中泅泳，一面還得繼續想方設法，試圖多守住病人垂危的呼吸心跳，一分、一秒。

也曾日凌晨四點，替無法自發呼吸，測不到脈搏、血壓的病人完成急救，獨自在電腦前等待抽血與X光報告。徹夜未眠所以想躺回床上，又深怕病情再度急轉直下；撐著眼皮反覆刷新報告頁面，卻始終是未及更新的陳舊數據。索性單手撐起半邊臉頰，在護理站電腦前打起瞌睡。隨著時間逼近日出，螢幕上逐一浮現抽血的數值。灌下一杯拿鐵，本因熬夜而昏茫的大腦，重又盤點起下一步的治療計畫。只盼及早見到病房的晨曦，透過窗簾的罅隙，濾進幾縷曙光。

每個再平凡不過的夜晚，病房的裡邊、看不見的角色，一場又一場病情惡化的夢魘、生與死的鏖戰，正無聲磕碰。一幕幕生命的悲離苦樂，日復一日地，

放映在黑夜的病房、投射在醫師的瞳孔。值班的醫師，反覆用疲憊的身軀，直面他人的苦痛、追蹤疾病的軌跡，見證生者與逝者之間的生命時差，日落似地，逐漸靠近地平線而不斷變大、變大、變大、終至沒入……

「還不想讓病人死掉。」同事談到某次值班的徹夜未眠，用這句話作了總結。

的確，當病人踏入醫院的那刻，就已經將身上所有的苦痛，託付予醫師了。一旦下定決心、拿起執照，執照上的名字，會被輪流寫進不同護理站的白板，「值班醫師」的欄位。那些病程快速惡化的日子，話筒的彼端，上級的處置、家屬的冀盼，不分晝夜地，投遞向白板上醫師的姓名，再由那些姓名的主人，開立一張張的檢驗、處方，將希望送往病床。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用流傳千年的拉丁符籙，將苦痛轉譯成病況。捧起臨終的生命，走平衡木般小心翼翼地前往下個夜晚，再將寫滿拗口詞彙的交班單，輕置於接棒的醫師手上——只要護理站的白板，寫上下一個名字，背負醫師之名的人啊！他們都已馱起病人身上，所有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苦了。

而在苦痛與苦痛的縫隙，你總能看見值班醫師的身姿影影綽綽。他們踩著蹣跚的步履，帶著濃烈的倦意，以不驚擾任何人的速度，在病人與疾病俱皆沉寂的時刻，披著沾染汗漬、血漬的白袍，緩緩回到堆滿了雜物、零食、書本，可床鋪始終潔白、乾淨、柔軟，還溢著淡淡洗衣精香氣的值班室。

我把今晚，一床又一床的主訴都平鋪在值班室的床而後躺下，讓身子與意識一同遁入這柔軟的黑暗。那些病人的苦痛會在寤寐之時將值班的醫師喚醒，又會在醫師躺下以前沉睡。

日復一日，整個病房的重量，會在日出以前送洗、完成回收。直待下個夜晚，他們又將以嶄新的疲態歸位，鋪上值班室的床。

## 血液循環

值班室  
的床

68

實習近尾聲時，你恰遇見一場血荒。

那時日一開完輸血，血庫就打來討價還價，說病人血紅素這麼高，不能輸少一點嗎？無奈再發達的科技，也無以替醫療注入新血。本要輸二單位的病人改輸一單位；輸一單位的索性不輸了。彼一時節，值春夏交接，清風暖陽，草木勃發，可應至的梅雨遲未落下，舉國限水、限血。有些血型，即連區區一包血小板，也是秤斤論兩、錙銖必較。好個吝嗇的醫療王國！

門診的時隙，你自主治醫師的對話裡頭，聽聞前輩們競相奔走，擇定時日，就在醫院門口的廣場辦了浩蕩一場捐血。翻點 email，新郵件斗大的標題「全院捐血活動」，提醒眾醫護勞力之外，亦得挽起衣袖，奉獻心血。是日，兩台碩大的捐血車駛入醫院的停車場，贊助商、基金會、教會、議員紛紛就位。你見

著熟悉的上下班動線，幾日之內搭起帳篷、築起攤位、發送文宣。一時間，巨塔的門口，聚集了好一大群不為看病、只為救人的熱血民眾，間有披掛白袍、值班服裝的醫護，混雜其間。

大學時期，你曾幾度與捐血擦身而過。你從不明曉，校園何以年年有捐血車駛入？莫非年輕人的血，同肝臟一樣新鮮好用？可幾次獻祭的機會，你都因為怕痛，只敢遠遠眺望廣場上的簇擁人潮，並在事後，見同學大啖捐血送的保久乳和餅乾，一面還吹噓自己考上醫學系不消幾年，就已懸壺濟世、替人賣命。被問怎麼沒去捐血？你總推託自己體脂過高、飲食不均、熬夜成性，想必血如其人。要真捐了，那還真是遺禍人間。

踱回課堂，年邁教授依然操著那一口沙啞嗓音，頂一頭地中海禿，說平均紅血球容積小於八十是小球性貧血，要考慮地中海型貧血、缺鐵性貧血；大於一百是大球性貧血，考慮缺乏維生素與葉酸；還有正常容積性貧血，優先排除外傷或急性出血……台下你愣愣地看著他顫抖的手勉強握住雷射筆，雷射紅點輕快地蹦跳、穿梭在投影幕密密麻麻的拉丁字母，麻雀般跳躍於一張樹狀圖末梢的枝枒之間。

爾時，你尚不能明白輸血之於醫師的意義，亦不明白一袋袋新鮮、紅潤而飽滿的血品，如何成為一盞盞點亮生命晦暗的熒火。是初入醫科的那幾年，你一面聆聽年過花甲的教授，談論醫學知識對臨床工作的重要性，一面任憑思緒風箏般，飄逸在未來，揣想畢業後的自己，身在何方，會踏入何種科別？所謂的臨床，是否等同於診間裡的嘴上功夫、病歷上的外文寫作，抑或是醫療劇的激昂台詞？

「無論原因為何，只要血紅素過低，輸血是緊急處理的不二法門。輸血是種責任；我們預支健康，承擔他人病痛，未來需要時，我們的身體也將被注入他人健康時貯存的鮮血。」下課鐘響時，你將筆記本同最後一行文字一併闔上。不再思考現在和未來、健康和病痛，只是一股腦兒地邁向球場，遠離了授課的教室，亦遠離大排長龍的捐血行列。

報到時，戶外正下著大雨。排隊人潮紛紛張開花色的大傘，各色傘布和攤

位雨棚交錯縱貫，側看宛若彩繪列車，俯瞰亦如百衲被褥。其中一些沒帶傘的，受鄰人吆喝簇擁，側著身就窩藏進隔壁傘下。另一些沒傘、也擠不進傘下的，勉強蜷起半邊身軀，硬是擠入報到區的雨棚；另一半邊，只得暴露於光天化日，任憑雨水，沿棚緣浙瀝滴下，淋得渾身濕漉。

是午餐時間的空檔，你來到捐血站，身上的白袍卻因沾了雨水，比平常還要沉重而且冰涼。你將之摺疊好了收入背包，至報到區查驗身分、簽寫同意書，爾後填個資、量血壓，走遍一切繁瑣手續，終於拉了張慣見於廟埕的紅色塑膠椅，在雨棚下坐等叫號。那裡，你撞見許多學長姊，或陌生或熟稔，都還披掛著因濕透而呈白暗深灰色的短袍，在一群民眾的襯衫、T恤之間，顯得分外突兀。其中幾人，手裡還托著平板，另一手指尖反覆著上滑、上滑，滑出一頁一頁，病人他們的心跳與脈搏、呼吸和血壓。

等待期間，幾支公務手機貼在白袍口袋的邊緣，錯落響起。喂 9 A 病房嗎，是，我是陳醫師。緊接著，幾筆藥物醫囑順口溜出，掛上電話，立刻又從胸口掏出紙筆作記。亦有一些學長姊，話筒接通後，神色驟變，也不顧排隊順位，轉身就奔回醫院的安全梯。另些無事時候，他們則自白袍口袋翻找出一疊

複印論文、一本袖珍版原文口袋書，也不管站姿坐姿、明亮與否，低頭就依著外文的字句，逐行啃嚙。

那光景，使你記起某個深夜值班，病人腹痛。抽血數據、斷層報告，歷歷指向缺血腸炎。緊急會診外科開刀，可輪值的外科醫師仍埋首在另台同樣緊急的手術裡邊。惶惑之際你向主治醫師致電，那沾染睡意的聲音聽聞你的彙報之後，語氣驟變，說要立刻趕來，親向家屬慰問、病解。你多次梳整破碎的知識，查找專業的語彙，卻未曾明白，一名神經科的醫師，該如何救治壞死、感染，乃至需急做手術的腸胃病變？

他們說醫療人員可以優先捐血，你便一晃一晃地依著叫號，由雨棚移往捐血車的車門候位。候位區座落在車門正前，你在此持續著等待，任憑光陰時序消融，流淌為日臻成熟的歲月，同時不停望向車門裡邊，想像護理人員在車上，是否如你在病房中看到的那樣：一身潔淨、白皙的護師服來回奔走，飄逸的長髮盤成一球安在頭頂，個頭或嬌小、或高挑，盡皆俐落地執行抽血、換藥、注射等基礎，卻也關鍵的醫療處置。

登階、上車，你被引導進一間狹小、侷促的會談室，勉強將自己，安置在兩張座椅和一張邊桌圍起的空間。開門時，一名同樣身著白袍的中年衛教師，已將平板安放桌上。待你坐定，就指著宣傳單張上幾個紅色斗大的標語，吟誦般念過捐血前禁忌捐血後風險併發症應多補充食物營養液體然後幾個月內不能再次捐血。種種制式冗長的衛教台詞，如一串斷了線的珍珠失控自嘴角滾落玉盤，語速之快，你還來不及將之串起，他就已翻起一頁彩色衛教張遞交你手，待你諾諾點頭，假裝已經吸收。

原來聆聽衛教是這樣的感覺嗎？你暗忖，上一次聆聽衛教，已是中學時期，十幾年前，因腸胃炎就診的時候了。彼時，你未踏入醫學之門，受病痛侵蝕之際，只消謹遵囑咐，將此身全然託付專業。服藥、運動飲料、稀飯、吐司，不消幾天，病情便聽令似地逐步改善。

得知你還沒用餐，衛教師隨手塞了幾包餅乾、鋁箔包飲料和保久乳到你手上，吩咐捐血前先在旁邊吃完。於是你坐上靠近車頭的等候區，雙唇掀歛，接吻似地含住吸管，啜飲之時亦細細打量車內的配置。你先注意到車尾那兩間捐血前的晤談室，不旋踵就將目光移向兩名護理師，在車身雙側，前、後各一組靠窗的躺椅之間踱步來回。每張躺椅前面，各有一格電子螢幕，循環播送著募

捐短片，床邊小桌零散擺置採血用的針具、酒精棉片。車頭則作囤物之用。大量乾糧、飲品、醫材等若干什物，齊整地裝箱疊置。你復將目光移回護理師，看他們將捐血者的上臂用橡皮帶綁緊，任憑那藍紫色、蜿蜒蜷曲如蛛網般的靜脈線條，因血流受阻，而在下游的前臂上緣漸次浮現。

紫藍色蜘蛛網線條、幾近停滯的血流，是上個值班的週末，你才剛見證過那在前臂上尋覓血管紋路的技術啊！接近中午時聽見急救廣播，旋將剛買好的午餐丟在桌上，奔向樓上病房。抵達時，你撞見一名失去意識的老伯臥倒在廁所，地上一攤碩大的暗紅色血漬已凝成果凍狀的膠體物質。你見眾人合力將老伯扛上病床，就定各自的急救位置，抽血、擠氧氣、CPR……護理師如在捐血車上那般，徒手尋找靜脈管路：在老伯的前臂上用手指來回撥彈、確認血管位置及下針處，待有回血，就將兩袋鮮紅、甫從血庫拿出的冰涼血品，吊掛上床頭與床尾的點滴架，同時從前臂與大腿的靜脈，一滴、一滴注入體內。而後，那些血品就順著CPR的頻率，在胸廓浪潮般的起伏當中，奔流向缺血而漸漸澹白、失養的四肢與臟腑。

你沒能鼓起勇氣參與急救，僅只是披著白袍，以實習的身分，說服自己抽離地，潛伏在病房一隅。僅只是目睹。一切由生入死，而又起死回生的，由鮮紅血袋行遍全身的血液循環。赤裸、坦露。生命的流動緩緩滑過你視線的邊緣。

看見捐血車上的護理師招手，你順著他的示意，倒在窗邊的躺椅，將右手置放在躺椅上的採血扶手。

原來病房裡，那些連接著病人手臂的血袋，是在這裡採收的嗎？

正對著躺椅，螢幕依然循環播放著短片。短片記敘一名因車禍截肢的年輕女子，名為鐵人的故事。影片並未拍攝車禍、急救或輸血，只是單純記錄著輔具女孩再平凡不過的日常：化妝、散步、穿脫鞋襪以及輔具。影片末尾，女孩的全腳輔具徹底取代不復存在的右腿，牽著一隻拉不拉多犬緩步走入公園。然後鏡頭放得很慢、很慢，聚焦在她的雙頰緩緩上抬，是一張單純的、淺淺的、露牙的微笑。

馬上就要成為有執照的醫師了。你想起大學時貧血那堂課的筆記最末，還

有教授那遺跡般沙啞、斑駁、歷經滄桑的嗓音。

針扎入前臂皮膚的時候，涼涼的，緊接著是一陣緊繃、刺痛，然後血便順著採血機的一搖、一擺，緩緩地逸出靜脈、經計量器、入採血袋。那袋血，將從捐血者匯流入輸血者，從現時健康的我們，奔騰向彼時病痛的他者，一場生命的循環於焉在病房的中央開展。

而你，終於也流入這樣的循環了。

## 無菌區

病人闔眼，靜臥刀房中央；面罩扣緊，灌流麻醉氣體。當你一身無菌裝束服貼軀體，本不顯眼的肚腹，頓時顯得微凸。套上無菌衣後，步態因衣物的緊束而蹣跚。動作，則因不能觸碰未消毒的區域而拘謹。你手握一大把優碘棉枝。轉向 table，在眼前失卻意識的肉身上，一筆、一筆劃出褐黃色的同心圓。是晚間六點，再平常不過的刀日，甫結束一台動輒七、八小時的達文西手術，扒兩口近乎餓掉的午餐便當，刀房就 call 來，說下台病人麻醉完成，要你來消毒鋪單。是床再平凡不過的癌症病人。難忘的是術前說明，你談及併發感染的可能性，一旁的兒女，無預警地泣不成聲，卻仍在同意書上簽字。

手術燈條地打下，無菌區四方工整，為布巾包夾。消毒過的肌膚點亮而溢散著光：你對褐黃色如是熟悉：那是優碘的顏色，也是無菌的顏色。你想起中

學曾讀過，褐黃色，是宇宙洪荒之際的天地，黑與黃的揉合。彼時，孳長疾病的菌種仍待誕辰，直到上帝造人，人帶來瘟疫，百萬年後才有人再創如地球初生之始的無菌區——是你日日搬演破壞與創造、死亡與新生，將占據世界的，肉眼不可見的微細菌株，用棉枝塗上褐色，使之頓失活性，並在不同人的身上，悉心完整一塊無菌區。

你知道對病人而言，那一小塊褐黃色區域，就是他的創世紀。

消毒完成時，刀房大門緊掩，家屬應已返家。主治醫師興許還在門診，而刀房助理皆已下班。於是，你隻身踏上腳凳，手執刀柄、劃破體膚，流動的血水宣示術式的起始；然後放置導管、抽吸滲液，依序將拉鉤就位、視野固定，以便騰出雙手。你順著體膚、自外而內，依序令脂肪分離、將肌肉燒灼、讓血管頓顯，打繩結作記。生命的紋理、人體的狀態，在你俐落的雙手下，梳理得有條不紊，方能從亮黃、油膩的腹腔組織中，分離一顆拳頭大小的腫瘤。

期間，你請流動護理師循環播放 YouTube 金曲排行，任陌生的歌手輪番演唱，伴你度過又一個，熟悉的夜晚的刀房。流行的曲目很短，可你佇立的身影，被時間拉得好長、好長。

主治到場時，你正替傷口縫合。他沒著無菌衣裳，僅斜睨一眼、嫌了幾句，遂無所謂地離去。你沒回話。你知道：無須回話。作為總醫師，上級言者無心，於你都是教學；下屬閒言閒語，於你都得反省。你盯緊縫合泰半的傷口，儘可能抑制一切雙手晃動，同時小心翼翼，不讓汗水滴落。你將打結的縫線逐一挑起、剪斷，又張開拇指與無名指，扣緊持針器，一次次將你，與只屬於你的空間，密密縫合。

凌晨時分，你須趕赴末班捷運。離開前，習慣到病房一巡，非得親眼確認病人，術後生命徵象全然完好，你才甘願離開。

返家，屋室闐然，妻兒沉睡。你踩進浴室，黑暗中隱約揚起水聲淙淙，浴簾隔出一個人的寂靜。在無人見著處，你用蓮蓬頭，消毒般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刷洗，想將醫院帶回的汗漬、血漬悉數洗淨。儘管術前，你有確實執行刷手，仍深信唯有此際，自己才真正趨於無菌。

畢竟醫院處處，都是太容易染汗的地方。

曾在手術已了的夜晚，和學弟倆枯坐病房，對著陳舊電腦，繕打住院病歷。彼時，主任經過，連聲斥喝病歷何以缺漏，至今仍未補齊？學弟忿忿不平，說

終日上刀，哪有空寫病歷？你未應和，僅是站起，壓著學弟的肩背，然後一同鞠躬、道歉。主任走後，你對學弟私語：長官自有上層壓力，而病歷本是住院醫師的責任。你這樣回，既不成文、也不成理。若真打抱不平，就別讓自己，有朝一日成為那樣的上級。語畢，你重返座位，尋找文字中止處，那被主任打斷記錄的病情。夜晚病房燈盞半熄，房裡房外俱皆寧靜。唯有螢幕上的文字，始終在你眼眸不停跳動、閃爍，一如你騷動的心緒。

一次，學齡前的兒高燒不止，你來不及趕赴晨會。看班表確認人力無虞，遂向醫院請假。期間，你在兒科急診，多次與病房通電，更新病情、交代醫令——你擔心醫院的時間，會因你缺席而沾染細菌。儘管工作筆記留在辦公室，日日照顧的病人資訊，已齊全地鍵入腦裡。下班時間，你聽學弟稟報病人的動向與病況，確認一切治療皆已到位，才安然掛上電話。隔天，大你一屆的學長，一見你便眉頭鎖緊、碎念不停。他說因你不在，自己得連開多少台刀、還幫病房善後云云。你連聲賠罪，可心卻懸在昨日，服藥後仍高燒不退，大夜方從急診返家的兒——你那不知是否染汗的無菌區。

你也負責科內排班。每月你斡旋先進後輩間，協調工時與假期。別人的上班、休假，從不是好說話、易擺平的。曾有學長倚恃年資，說自己得一心一意準備考試，要脅你把他所有班給學弟值。你當場回絕，未料學長竟與你，在病房當著眾人的面，大吵起來。你堅決照往年規定，不給學長破例，更不讓學弟委屈。可學長近乎咆哮地責問，這份班表，是否經過主任同意？若無，何以越俎代庖，不聽學長指令？你反噎，堅持一切都照科內規定，未料學長脫下口罩，朝著甫消毒完成的你，噴濺一句髒話，悻悻然轉身離去。旁人為你抱屈，可你早對此習以為常。

畢竟，走近汙染源即是醫師的宿命。你坦然接受，並讓自己日日夜夜、毫無保留地，隻身暴露大量病原體。

你總將身心，浸泡在刀房的桌上、病房的床邊、辦公室的口沫，未止息地沾染他人的體液。爾後，你又以為只要將自身交託給時間，憑它反覆沖刷、洗滌，就能恢復無菌。

疫情爆發的消息，是手術之間，麻醉的空檔，在新聞頻道得知的。對於白色巨塔外的世界，你一向後知後覺。晚了別人幾天，你這才驚覺：原來疾病，已在你立足的這座城市，熱烈地延燒。

於是下班，你直奔回家。

此後，醫院降載，非緊急手術皆告暫停，科內不再需要大量人丁。不久，醫院來信，各科彈性排班、分艙分流，因運而生的休假，全以個人假計。總之，你非得在這段時候，放掉攢積的年休假期。

那段時日，你以門牆為界：整間屋宇，被無塵的褐黃磚牆，隔出一塊四方工整的十來坪一房一廳——你們足不出戶，並終日憩居，將生活全然留給彼此。

白天，你在孩兒的哭聲中清醒。為安撫兒，闔家播放起宮崎駿、皮克斯、迪士尼等動畫電影，一切皆依心情、天氣輪番上映。你們在晴天遠眺《天空之城》，在陰雨乘上《龍貓》公車。在草原追逐《獅子王》，在極地邂逅《冰雪奇緣》。夜晚，你在《腦筋急轉彎》重新經歷童齡時期的怒樂哀喜，又在對事業與人生迷惘時，從《靈魂急轉彎》獲得昇華與救贖。你習慣在電影結束之後，抱起你兒，問他好不好看？還要不要哭？兒眼角的淚水乾掉後只留下一道淺淺淚痕。他笑著回說好看，模仿 Elsa，彷彿一揮手，就將無菌的時日永遠凝固在此際。

捻熄投影，就地擺出益智桌遊。你打出 UNO 牌，利用相仿的數字與顏色，串接起你與妻兒；又透過同樣的顏色、數字，合力拼裝出滿桌子的拉密。桌遊玩膩，就從收納櫃倒出樂高，那曾堆砌你童年的回憶，如今也將憑依你手，拼裝起又一座守護童年的堡壘。唯一你不敢開箱的，是疊疊樂。你深怕自己成為那個，一將積木抽起，便害得眾人成果頹傾的罪魁禍首。

第一次，你有權替自己維繫無菌，享受時間的馥郁，放縱、大膽地揮度光陰。

你們也依照三餐，按時烹煮快樂。踩進廚房的那一刻，你便謹遵無菌原則，先是多次的消毒、洗手，才陸續備妥刀俎魚肉。執手術刀的手，如今握緊菜刀，讓流動的血水宣示一天的起始。若起得早，你會自製熱壓吐司、炒歐姆蛋，信手拈來幾片火龍果奇異果擺盤，完整一份早午餐；睡得晚，就等水滾撒下冷凍水餃，淋上醬油烏醋，十分鐘也能備妥三人份的午餐。和刀房不同的是：食材會在滾燙的熱水或烤盤，完成無菌程序，你不需如在刀房般，直面污染源。開始工作的頭幾年，你和妻總習慣待兩人皆下班後一同開飯。而後工作漸次忙碌，僅剩假日得以返家用膳。如今，你們終於可以等到所有家人與菜色俱皆擺盤，三人圍座、一同用餐。

一週一次上街採購，你堅持妻兒在家，而你全副武裝：面罩、護目鏡、雙層口罩、手套、鞋套，後背包還用雨衣套好。返家，必定先在外頭脫衣、洗手、酒精噴灑錢包手機，入室內便直奔沐浴。你深信：屋瓦之外的世界，都已沾染病菌。在刀房，著工作服是為維持手術區域無菌；此時，你著全套防護，只為確保身後與門後的世界無菌——儘管多年前，你們就已遷離當今的疫情熱區，面對病毒侵門踏戶的絲毫可能性，絕不敢掉以輕心。

夜晚，你們翻出《伊索寓言》，與妻輪流講述床邊故事。故事的尾聲，王子與公主結婚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你和妻只在婚前，短暫扮演過彼此的王子、公主。可當你在妻的說書與兒的笑聲裡，升起濃烈睡意，你以為每則童話的結局，便是生活的全部隱喻。

日復一日，你們在屋瓦堆砌的無菌區，重塑時光的樣態、生活的形體。

公務手機響起的那天，你一如往常，在沙發上摟著妻兒觀看影集。直到接起手機，得知醫院緊急徵召，總醫師不論科別，都得照顧確診病例，你才將那一地琳瑯滿目的生活漸次拾起。

你倉促打包，將貼身衣物、盥洗用品，隨意收納進一狹小的登機行李，遂

入住醫護宿舍。

離開的時候，空氣潔淨、陽光透明。屋外，仍同你休假自醫院歸返的那天，整片纖塵不染的褐黃色磚瓦石砌。你緊摟妻兒，反覆叮嚀：屋宇的周身，已被你劃出四方工整的無菌區。在室內要隔出明確的冷區、暖區，而出外返家先得消毒脫衣，再直奔浴廁盥洗。

兒問你，什麼時候回家？家裡被病毒弄髒也無所謂，我也幫忙打掃。

你蹲下身笑著回應：其他人的家裡受到病毒侵襲，已不像我們那般乾淨。爸爸將要去到醫院，替病人的身體消毒殺菌。直到我們所居的島嶼恢復無菌，我將褪去防護衣，同其他叔叔阿姨步出院區。

輕掩門扉，你背對無菌區，一步一步，向著億萬個未知的病原體走去。

你明白，自己未必有能力，將潔淨的生活返還島上的居民，甚至不確定在前線能否保持己身清淨。縱然辛勞有岸，你仍將身後無止盡的守候細細收起，緩步向前，捲起袖口，替這座不知何時染汙的島嶼，重複著消毒、清洗，用你最熟悉的方式，一遍一遍創造無菌。像你永遠無法忘記那天術前說明，病人兒女在你解釋併發症時癡癡哭泣。

當時，你一度不知所措，可腦中忽地浮現兒襁褓時的模樣，遂一口答應要替他與他的至親，打造最純粹的無菌區。

## 慢車道

「讓我自殺。」那是H睜眼以後的第一句話，「他們都畢業、工作了，剩我一個在這裡。為什麼不讓我死？」

這是H第三次自殺嘗試。發黑的指尖比病歷更詳實地寫下他豐厚的自傷史。是啊，怎麼不去死一死呢？我在心裡暗忖，但總不能這樣脫口。是什麼讓你這樣說呢？這裡很安全不然我們先打個針到保護室休息一下晚點再請家人來。滿嘴的憤懣吐不出口，喉頭一揚，就全往腹裡吞。

輪訓精神科病房的那個月，我正開始學車。方向燈。R檔。車頭對準路面中線。後照鏡看到第七條黃線時方向盤向右打一圈。不對，不是半圈，是一圈！幾堂課後，很快我發現自己並非學車的料。當同期的車手已經繞完幾圈考試路線，早早上車到路一旁叨著香菸，我的車卻還卡在路邊，學要怎麼不壓線停進格內。